

◆ 安庆地理

“龙山晓黛”与“杏村春色”

曹金如

安庆城北乌龙溪以东之中峰，有一景致被誉为“龙山晓黛”。1915年《怀宁县志》卷二关于“山川”中落有这样一段描述：“东北曰大龙山，府治之少祖，城郭之屏藩也。其东出者曰小龙，隶桐境。两山迤迤，翩然瞰江。每朝霞始升，苍翠欲滴，峰峦隐见，咫尺异观。‘龙山晓黛’，县景之一也。”类似之描述，早见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编纂的《怀宁县志》：“龙岳，皖镇山也。横亘嶙峋，朝瞰远瞩，紫气郁葱，绕以岚光，而翠湿欲滴，弇州先生忆青冥中有人，其神往特甚。”这中间，“紫气郁葱，绕以岚光”八个字，既生动描述出“龙山晓黛”晨曦中的斑斓娇艳，又描述出“龙山晓黛”晨曦中的清新湿润。《安庆史志》曾刊有陈宜训、檀赵金《安庆胜景——龙山晓黛》，其中有一段，以独特的四季视角，写出了“龙山晓黛”的千姿百态：

春来繁花点缀，漫山飘香；夏时峰峦滴翠，泉鸣溪唱；秋季满山红遍，层林尽染；冬日银装素裹，晶莹剔透。尤为奇妙的是，每当朝霞初露，或雨后放晴，柔和的阳光透过轻纱似的雨气、薄云，经山峦阻隔而折射散去，五彩纷呈。远眺，真似“秀

峰云里绽芙蓉”；细观，山间“长松涧底结琥珀”“半山细路入嶙峋”，恰似“人在翠微间”。遂名其异观为“龙山晓黛”。

自古以来，“龙山晓黛”就已经是安庆周边的一处胜景。时任安徽巡抚李曰芑，常出府城至石塘湖西寻路登山，晨起东望，诗从心起：

“开帘翠欲逼朝曦，罗立诸峰爽气存。

厅事几前全见影，画图烟际尚留痕。

芙蓉雾绕增千叠，杨柳阴多自一村。

拄颊何当登绝顶，直通呼吸近天门。”

怀宁秀才方都镐，也借“龙山晓黛”之名，做过一首同题诗：“过雨山如沐，初晴石点苍。

朝光团野色，岚润带幽香。

一鸟破林出，孤烟袅树长。

朦胧松竹里，隐隐露深庄。”

春日造访余家湾，“杏村春色”便映入眼帘。余家湾东临石塘湖，背倚大龙山，土地肥沃，风景优美。始编于清光绪末、终于1915年出版的《怀宁县志》中有关“怀宁十二景”就列有“杏村春色”。

清道光五年（1826）《怀宁县志》记：“有村多杏花，开盛时，红映十余里。‘杏村春色’亦怀景之一也。”民国四

年《怀宁县志》又载：“大龙山之阳有村，多杏花，开盛时，红映十余里。‘杏村春色’亦县景之一也。”

余家湾以“杏花村”而闻名，始于清乾隆年安庆知府温必联的这段文字：“来皖之明年（1750）崇祀龙山。祀毕遥望，杏花百千万树，灿若赤霞绕一村之，庐舍周围数余里，不减桃花源也。”“纵步往观，曲径通幽。忽见堂构巍然，门题‘余氏宗祠’，随有二三老者，率读书子弟辈数人出迎，遂入焉憩息。问其人，皆余姓，其地曰‘杏花村’……”

关于“杏花村”，或明或清，历来都有文人歌咏，如怀宁王之顺《过杏花村看杏花》：

不负花时约，犹嫌已半残。

明霞收欲暮，初旭好谁看。

重叠深村巷，支离老社坛。

落英粉满地，风雨昨宵寒。

怀宁人韩宠的《杏花村看杏花》有两首，其一为：

一年一度杏花风，每岁花开半月红。

六十年间一万日，几多日属看花翁。

“十里杏花红西湾”正是诗人们对石塘春色的由衷赞美，“一个世界、两个倩影”更是诗人对美好田园生活的无限向往。



秋思 林康君 摄

◆ 儿女情长

父亲的家国情

汪志高

父亲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之后就不停地“跑反”、躲“壮丁”，整天提心吊胆、居无定所。

父亲兄妹七人，其中男丁5人，父亲排行老么。国民党抓壮丁实施“五丁抽二、三丁抽一”的方式，父亲兄弟五人是征兵的重点对象。听父亲说，他二哥，也就是我的二伯，是兄弟五人中最不怕事、身体最强壮、脑子反应最快的，每次碰到抓壮丁，不管兄弟当中谁被抓了，二伯都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去国民党部队当差，将被抓的兄弟换回来。二伯被抓到国民党部队后，就一门心思想着如何逃跑，每次长则一两个月，短则十几天，就能顺利逃回家。那时候抓壮丁，只要把兵交到部队，任务就算完成，至于在部队逃跑或失踪，则没有人去管。

二伯就这样被“抓”了五六次，安全逃回来五六次，不想最后一次出了意外，再也没有回来。听同村逃回来的人说，二伯被抓到国民党部队后，还像以前一样准备往回逃，结果在逃跑的途中摔折了腿，被国民党兵抓到后，用刺刀挑断了腿筋，弃之荒野，生死不明。爷爷找人打听过二伯的下落，均无消息。父亲每每说起此事，深邃的眼睛里流露出的更多是无奈，还有对二伯的无限思念。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成了家、立了业，靠着自己的勤劳、勤俭，过上衣食无忧、儿孙绕膝的幸福生活。父亲常说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熬过了旧社会炼狱般的苦难，享受到了新时代幸福安康的生活。

日子好了，父亲就想着要为党和国家做什么。“对，让儿子当兵去，保家卫国。”父亲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他把三哥叫到跟前：“你两个哥哥已经超龄了，今年你去当兵。”

三哥去部队的头天晚上，父亲把亲朋好友都请到家里为三哥送行，不善饮酒的父亲喝了好多酒。父亲说得最多的是：“过去国民党当兵靠抓，现在当兵需要主动报名申请，经过严格政审、体检，择优服役。两相对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是自己主动要去部队当兵锻炼的。我深知，没有比我自己积极主动要求参军能够让父亲更加感到自豪和欣慰的事。临行前的晚上，父亲依旧召集一众亲朋好友为我送行，宴会结束后，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三哥很争气，在部队表现非常优秀，工作干得也非常出色，没有给我丢脸，你要向他学习。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任何时候都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带着父亲的嘱托和教诲，从军二十多年，我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一名正团级指挥员。不管岗位、环境如何变化，父亲那句“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的教导一直指引着我朝着正确的目标坚定前行。2017年，我从部队转业至地方，在国防动员办公室工作，脱下穿了二十多年的军装，从一名军人转变成地方工作人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军旅生涯的延续，我的人生注定与国防有缘。

新的工作岗位、环境，也是新的起点、新的开始。不管工作如何变化，国防情结已融入我的血脉，我要做的就是时刻铭记父亲的教诲，继续为国防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 流年碎影

白豆花儿与红豆腐

宋扬

做豆花时，父亲抽去灶膛里多余的柴禾，让豆浆不再翻滚。母亲开始往大铁锅中均匀抖洒石膏水，不一会儿，一汪原本黄白的豆浆慢慢变得淡绿清澈，松松散散的豆花也魔术般沉淀析出。母亲轻轻舀出一小盆白玉般的豆花儿。此时，柔弱的浆水已经站立成挺拔的姿态，白玉一样的“小山”，就是我们的午饭。母亲双手捧起一个笊箕，在锅中反反复复不轻不重地按压，压实了，抄起菜刀横平竖直走几刀，豆花儿又蜕变成一方豆腐。父亲早已准备好一块新抹布，摊在大笊箕中。母亲捞出豆腐块儿，把它们逐一平铺在抹布上，那一方方“白玉”

似乎瞬间明亮了四壁黢黑的厨房。

豆花儿只是“一顿鲜”，豆腐才是老家餐桌上经久抵事儿的。豆腐切片，菜籽油烧烫，煎成“两面黄”，能放十天半月不坏，做蒜苗回锅肉时放上几片，若绿锦上添金花。豆腐不煎，哪怕只是与白菜一道做成素汤，也清清爽爽。

豆腐舍不得全吃完，父亲还要留下一些做红豆腐。把大块的豆腐改刀，铺在洗净晒干的稻草上，再盖上一床厚棉絮，不出几天，毛茸茸的白絮便爬满豆腐。父亲用筷子小心夹起霉豆腐，先过白酒，然后放进调配了盐巴、花椒面、辣椒粉的盆里轻轻滚几圈，一块乳白的霉豆腐就成了红豆腐。装坛，掺入熟菜籽油，密封好，等过年的腊肉吃尽，蔬菜青黄不接时才取出一两块，闻着臭臭的，一筷头进嘴，却奇香无比。如果保存得当，一坛红豆腐能紧紧巴巴对付大半年，为我家大半年寡淡的白饭着色，让生活多出聊胜于无的微弱色彩。

偶尔，也有敞开肚皮吃豆花儿的时候。外婆家在我们宋家坝上头的泡桐崖，不远，但那里地势高，渠水难上去。外婆家与我家恰恰相反——她家田少地多。地多，点的豆子就多。每年冬天，外婆总要喊我们去她家磨两次豆子，不做豆腐，只为饱饱地吃两顿嫩豆花。父亲和母亲忙完一天的活儿，夜幕降临，背着新碾的米匆匆赶去。父亲知道外婆家田少缺米，不用母亲提，父亲总把米背篓装得满满的。昏黄的油灯下，外婆、舅妈、母亲有一搭没一搭拉着家常，父亲和舅舅慢慢悠悠喝着土酒。老八仙桌上，滚烫的豆花冒着白气，凉了，端进厨房烧滚了再端出，接着吃……烟火暖身，豆花暖心，浑然不觉间，屋外已是白霜满天。

外婆早已辞了人世，舅舅因车祸离开了我们，我与表弟也都离开了故乡。关于白豆花儿的往事就像一部蒙尘多年破损不堪的电影胶片，我无数次努力试图修复出儿时清晰的影像，到头来才发觉都是徒然。

